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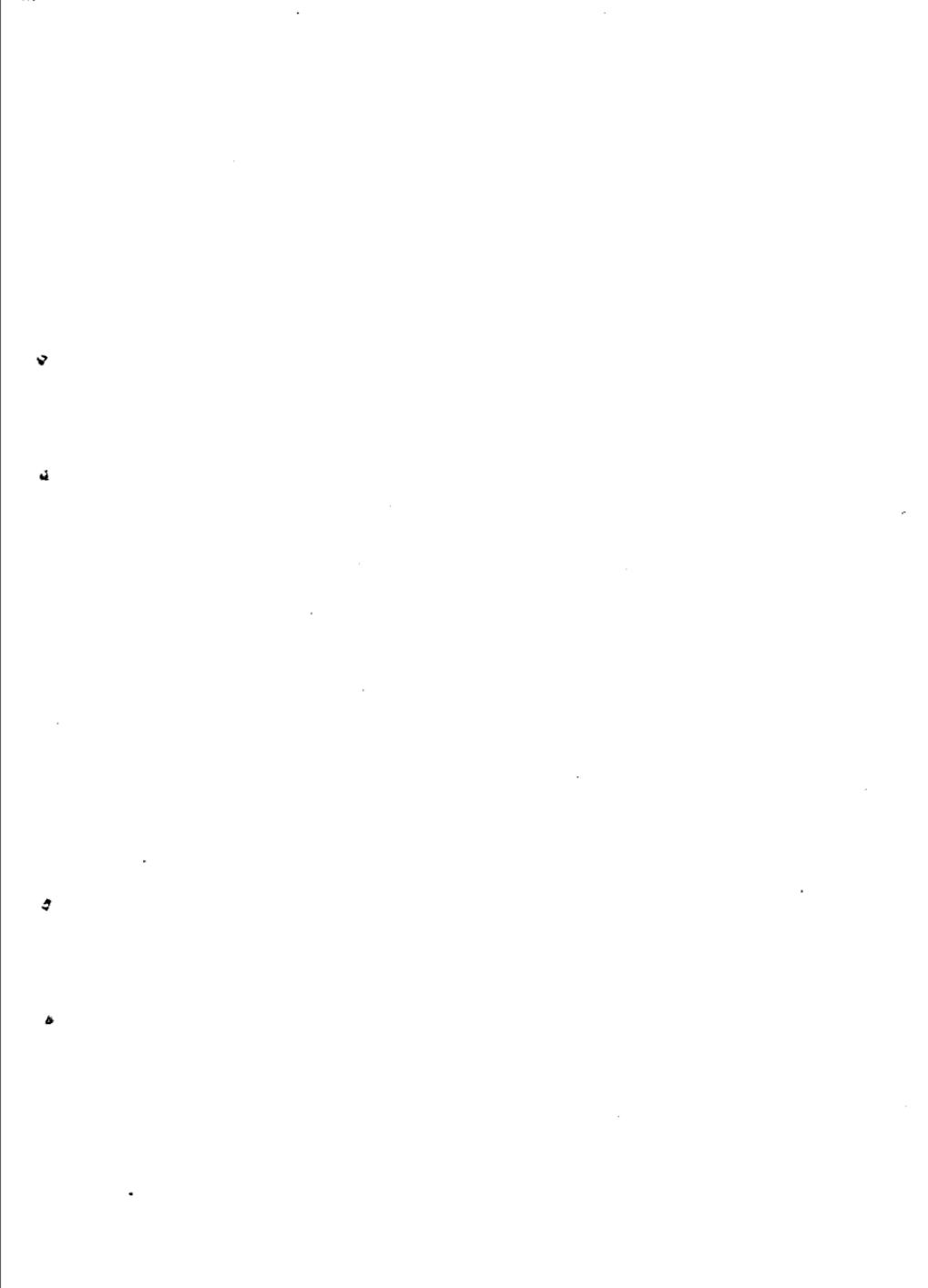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文 藝 復 興

人 民 出 版 社

目 錄

「文藝復興」一詞的歷史	三
文藝復興時期的一般評述	六
文藝復興在個別國家內的歷史背景和特點	七
自然科學與技術	八
哲學	九
教育學與教育	十
文學	十一
造型藝術和建築	十二
戲劇	十三
音樂	十四



文藝復興

文藝復興（「文藝復興時期」）是西歐與中歐許多國家的文化與思想發展中的一個時期；這一時期的產生是以資本主義關係在這些國家中的萌芽為先決條件的。文藝復興包括十五世紀的後半和十六世紀（在意大利，所謂早期文藝復興則開始於十四世紀）。

「文藝復興」一詞是假定的、是不確切的；它所以沒有正確地說明這個時期是因為：（一）這個名詞並沒有揭示出文化發展的社會經濟基礎，而只把這一時期的社會發展表現為純粹的精神過程；（二）這個名詞所指的是古典文化底單純復興，但古典文化不單單是「復興了」，而且它還被用來（而且只是部分地）作為形成資產階級文化的材料，這種資產階級文化與古代文化有性質上的不同，它是在封建制度內部形成的新資本主義關係底產物。雖然如此，「文藝復興」這一假定的名詞還是為蘇維埃學術界所採用了。

— 「文藝復興」一詞的歷史

「文藝復興」一詞是資產階級史學所採用的；資產階級史學認為，在人類社會的發展上，

「文藝復興時期」正是中世史和近代史交替的時候。「文藝復興」一詞關聯着資產階級文化的萌芽，關聯着因資產階級文化萌芽而引起的下列情況，即在否定和歪曲古典文化的教會實行了一千年的精神壓迫以後，人們開始廣泛地對於古典文化的唯物主義成分（在自然科學和哲學中）和現實主義成分（在文學和藝術中）發生了興趣。

早在十六世紀，「文藝復興」一詞便第一次開始使用了。在十八世紀，反對封建制度和天主教教會的福祿特爾和其他資產階級啓蒙學者就把十五到十六世紀藝術與科學的興旺時期拿來和文化落後而又迷信的中世紀相對照。但是，由於在解釋社會現象上他們是唯心主義者，因而甚至十八世紀法國最進步的唯物主義哲學家和啓蒙學者也不能在歷史上正確地估價我們所研究的這個時期。恩格斯在說明這些人對於歷史的看法的局限性時寫道：「在歷史領域內，也缺乏對事物的歷史觀點。在這裏，反對中世紀殘餘的鬥爭錮蔽了大家的眼光。人們把中世紀看做是千年內普遍野蠻狀態所招致的歷史行程之簡單的中斷。對於中世紀所作的大成就，如歐洲文化領域的擴大，在相鄰的地域上形成起來的生氣勃勃的諸大民族，以及十四和十五世紀巨大的技術進步等，沒有任何人加以注意。因此，就不可能有對偉大歷史聯系的正確見解……」（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二七頁）這樣看來，「文藝復興」一詞是由於下面的一個反歷史的公式而產生的：古典文化——中世紀（社會發展的中止）——古典文化的復興（近代史的開始）。

十九世紀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也是同樣的看法；十九世紀五十到六十年代的資產階級自

由主義史學對於文藝復興時期感到特別的興趣；這種史學把文藝復興看成是世界觀的革命（例如米什列）。因此人們常常把中世紀文化繁榮的任何跡象，不管它們是由於什麼原因引起的，都任意地歸之於文藝復興（例如布爾克哈特、謝巴爾等人）。許多資產階級歷史學家認為，文藝復興只是單純地回復到古典時代（例如佛伊格特）。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史學的通病是，它和從前一樣地把思想方面的改變解釋成彷彿是由於「精神方面的」原因而產生的，而不把這些改變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底萌芽，和在這一基礎上產生的資產階級反封建制度的階級鬥爭聯繫起來。隨着資本主義向帝國主義階段，向腐朽的階段的過渡，最反動的關於社會歷史發展的觀點便在資產階級思想家（其中包括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中獲得了進一步的傳播。

有兩個派別可以作為現代資產階級史學的特色，這兩個派別都傾向於從極端反動的立場來重新審查文藝復興的問題。其中第一派的代表者極力想證明，文藝復興時代一般說來與前一時期毫無質的區別而不過是後期中世紀的單純繼續罷了。海辛伽（一九三〇至三三年的著作）則建議根本取消「文藝復興」這一概念本身。諾德斯特列姆（一九三三年）認為，法國中世紀文化的水平高於十四到十五世紀意大利文化的水平，而意大利文化彷彿對於全歐的文化也並沒有作出任何在本質上是新的貢獻。布朗若（一九三四年）發展了這一思想而把文藝復興回溯到十二世紀並且硬說文藝復興的發源地是法國。庇埃爾·拉維丹（一九四六年）把十五到十六世紀的藝術稱為「晚期中世紀文化」，而力圖把「文藝復興」這一概念排出文化

史，因為現代頹廢的資產階級藝術與文藝復興時期現實主義的藝術是根本背道而馳的。

第二派則更加鮮明地表現出現代西歐史學的最嚴重的腐敗現象，這一派的代表者站在把基督教的中世紀（這是天主教教會佔統治地位的時期）加以理想化的反動立場上，把文藝復興時期看成是中世紀衰落的時期。例如，新湯瑪斯主義者沙克·瑪里田（一九三一到三八年
的著作），克里斯托佛·道孫（一九三一年）和埃提恩·吉爾孫（一九三二年）認為人文主義和宗教改革時期是現代一切災難的根源，因為文藝復興的文化失去了中世紀文化所固有的社會性質並把主要的注意力放在人的身上了。美國反動學者喬治·薩頓（一九二七到一九三一、一九二九年的著作）和黎恩·桑戴克（一九二三到一九四一、一九四三年）把文藝復興描寫成中世紀哲學與科學完全衰落的時期，全部文化的退化時期。

二 文藝復興時期的一般評述

馬克思列寧主義教導說：「資產階級革命通常是在資本主義經濟較為現成的形式已經具備時開始發生的，這種形式還在公開革命發生以前，就已在封建社會內部生長和成熟了……」（斯大林：「列寧主義問題」，蘇聯外國文書籍出版局一九四九年中文版，第一六六頁）十五到十六世紀的末葉，在西歐和中歐的國家裏，由於封建制度以前的發展，開始產生了新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因素。西歐資本主義關係的個別因素最早在意大利開始發展，

「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在十四世紀十五世紀，已經稀疏地可以在地中海沿岸的若干城市看到」（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〇四頁）。

馬克思揭示了資本主義原始積累過程的兩面性：（一）生產者與生產資料分離，生產資料變成資本（手工業者的生產資料與生產工具被剝奪，農民土地被大量地強制地奪取）；（二）失掉生產資料的勞動羣衆形成了，這便造成了資本主義發展的必要前提——自由工人。出現了新的生產方式的萌芽——工場手工業。從中世紀的市民中間形成了資產階級。美洲和環繞非洲的航路底發現為新興的資產階級開闢了新的活動場所。東印度和中國的市場，美洲的殖民地化，對殖民地的交換，貨幣與商品數量的增加空前地刺激了商業、航海業、工業，從而促進了新的、資本主義的因素的發展。「美洲金礦與銀礦的發現，礦場上對土著居民之殺戮、奴役與活埋，侵略與刦掠東印度的最初步驟，非洲之變為獵取黑人的特定場所——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黎明便是如此。」（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四八——九四九頁）。

馬克思揭發資產階級思想家關於資本主義財富彷彿是用「和平的」、「文明的」、「勞動的」方式得來的這種謊話時寫道，這一時期的歷史「是用燃燒着的劍與火的語言記載到人類的編年史裏來的」（同上書，參閱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九〇四頁）。

資本主義的發展摧毀了封建社會的基礎，擾亂了中世紀在城市和鄉村中形成的關係。在西歐的主要國家裏，從十四到十五世紀的農奴依賴之下獲得解放的農民，迅速地分化了並且

更加密切地和市場聯系到一起。在鄉村裏，新的資本主義的所有制和剝削形式萌芽了。但是鄉村中的封建關係阻礙了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時候已經衰落下去的中世紀行會也正是同樣地阻礙了城市中資本主義類型工業的發展。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所關心的是如何消滅阻礙它的活動的老舊的封建關係。因此資產階級在這一時期裏起了革命的作用，它是向封建制度和它的各種機構進行鬥爭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特徵是一方面的封建主跟他方面的資產階級與農民之間階級鬥爭底激烈尖銳化。這是大規模人民運動的時代，是反封建制度的羣衆起義的時代。

並且，在同一時期，又可以看到資產階級在政治上的不徹底和軟弱，它對於廣大人民羣衆革命運動的恐懼，它有對貴族妥協的傾向，因為貴族在資本主義萌芽的條件下會保證資產階級對勞動羣衆的剝削。因此便產生了使資產階級對封建制度作重大讓步的猶豫不決（例如，德意志市民看見一五二五年農民戰爭的規模而恐慌起來，便完全喪失了自己的反對派立場而去請求諸侯們的保護）。這種半途而廢的作法，這種不徹底性不單單是由於資產階級本身的軟弱，而且也是由於它的兩面性。因為在當時剛剛開始發展的資產階級，一方面對封建秩序來說是革命的階級，而從另一方面來說，它又是新型的剝削階級。

現代資產階級民族的形成過程正相當於資本主義關係發生的時期。「民族……是一定時代即資本主義上升時代的歷史範疇。」（「斯大林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三〇〇頁）十五到十六世紀，在整個國家範圍內國內市場形成的基礎上，在西歐建立了

一些大的中央集權的王國（英國、法國和其他若干國家）。在資本主義上升時期，……資產階級摧毀了封建制度、消滅了封建分割從而把民族結合起來並使其團結得牢不可破」（斯大林：「民族問題與列寧主義」，載「斯大林全集」，俄文版，第一一卷，第三三六頁）。資產階級關心自己國家的統一，關心商道的安全，因為二者都是它本身活動的基礎；因此資產階級支持大王國，因為如西歐大多數國家中的情形，大王國是有助於民族統一的建立的。

民族語言的產生和民族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聯系。「隨着資本主義的出現、封建分割的消滅、民族市場的形成，於是部族就變成民族，而部族的語言就變成民族的語言。」（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〇頁）

非常重要的情況是，形成的民族都富有生命力並且居於相鄰的地方，又相互發生着作用；「……雖然意大利由於自己舊有的文明還佔着領導地位，但整個西歐和中歐（包括波蘭在內）這時候却在相互聯系中發展起來了」（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一五〇頁）。

資本主義經濟基礎，新的資本主義關係在封建制度內部的萌芽和形成，使與這一基礎相適應的思想上層建築也萌芽並形成了；這一思想上層建築就意味着思想體系和文化發展方面的變革。斯大林指出：「上層建築是社會對於政治、法律、宗教、藝術、哲學的觀點，以及適合於這些觀點的政治法律等制度……當基礎發生變化和被消滅時，那末它的上層建築也就會隨着變化，隨着被消滅。當產生新的基礎時，那末也就會隨着產生適合於新基礎的新的上層

建築。」（斯大林：「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第一——二頁）上層建築「積極幫助自己基礎的形成和鞏固，採取一切辦法幫助新制度來摧毀和消滅舊基礎與舊階級」（同上書，第三頁）。西歐各國文藝復興時期的特點就是，由於新基礎是在封建制度的內部形成的，故而與之相適應的思想上層建築即資產階級文化也是在公開的社會革命以前很久，在資產階級對封建制度取得政治上的勝利以前很久，在封建制度內部建立起來的。

如果像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那樣把這一現象和社會發展的物質基礎，和它的經濟基礎分開來看，就不能夠正確理解和解釋何以新的思想上層建築，新的資產階級文化會出現。

這樣看來，某一國家文化與思想發展中的某一現象是否和文藝復興有關係的問題，必須看是否有資本主義發展的因素存在而具體地加以解決。某些蘇維埃歷史學家和哲學家，特別是阿爾明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個別學者，在他們提出關於文藝復興的問題時，把文藝復興看作不僅是西歐與中歐各國的特徵，而且是十二到十三世紀東方若干國家的特徵。這個問題現在闡述得還是不充分的。但無論如何，要想積極地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不僅確定文化繁榮，對古典文化、古典哲學等等發生興趣的事實，而且首先要確定這一時期東方各國資本主義萌芽標誌的存在。

對於礙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封建基礎進行鬥爭的資產階級，必須創造反映它的實際需要並和封建世界觀相對抗的一套嚴整的觀點。新的思想運動有兩派，其中一派披着宗教的外衣，而另一派則是世俗的。為了與封建的天主教教會對抗而建立新的資產階級教會的渴望，

表現在宗教改革上；在某些國家內（特別是在德意志），宗教改革發展為人民運動。在世俗的形式下對封建思想進行的鬥爭表現在新世界觀和新文化的形成上，它們構成了文藝復興的主要思想內容——人文主義（源自拉丁語的 *humanus*——人的）。「人文主義」這一名詞之產生是由於文藝復興時期的活動家把他們所創造的世俗科學拿來和「神的」學識（神學）對立起來。

神學和中世紀的經院哲學所依據的在整個中世紀時期阻礙人類思想的自由發展的權威、傳統和教條，都受到了批判的重新審查；創造了卓越的藝術作品。恩格斯對這一時期曾作了出色的說明。「拜占庭滅亡時所救出來的手抄本，羅馬廢墟中所掘出來的古代雕刻，在驚訝的西方面前展示了一個新世界——希臘的古代；在它的光輝的形象面前，中世紀的幽靈消逝了；意大利出現了前所未見的藝術繁榮，這種藝術繁榮好像是古典古代的再現，以後就再也不會達到了。在意大利、法國、德國都產生了新的最先的近代文學；英國和西班牙跟着很快達到了自己的古典文學時代。舊的『*orbis terrarum*』（世界。——編者）的界限被打破了；只是這時候才真正發現了地球，奠定了以後的世界貿易以及從手工業過渡到工場手工業之基礎，而工場手工業又是近代大工業的出發點。教會的精神獨裁被擊破了……這是一個人類前所未有的最偉大的進步的革命，這是一個需要巨人而且產生了巨人的時代，需要而且產生了在思考力上、熱情上和性格上，在多才多藝上和學識廣博上的巨人的時代。」（恩格斯：「自然辯證法」，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四——五頁）新社會關係的形成對於一切社會階層

發生了巨大的影響並且創造了新的、具有資產階級的文化底各種前提。領導廣泛的反封建鬥爭（其中包括思想鬥爭）的是正在形成的資產階級，資產階級在當時是起着進步作用的。這一情況便決定了人文主義思想底資產階級傾向。大多數的人文主義者——資產階級思想家——在口頭上說是保衛全人類的權利，說是爭取把人類從中世紀的教會壓迫下解放出來，但他們從一開頭的時候起，所注意的便只是本階級的人們的權利。許多人文主義者常常具有貴族主義，常常有把自己與人民羣衆隔絕開來的意圖。

人文主義是極為複雜的和多方面的現象，這一現象包括許多不同種類的思想流派和文化流派。資產階級思想家利用人文主義的思想作為爭取本階級利益的鬥爭武器。人文主義中的民主傾向鮮明地表現在空想社會主義的代表者湯瑪斯·摩爾和湯瑪索·康帕涅拉的著作裏，還表現在塞巴斯提安·佛蘭克和方斯華·拉伯萊和其他某些人文主義者的著作裏。人文主義最進步的代表人物，就其世界觀而論，已經超出了當時資產階級思想的範圍。這是由於下面的情況，即人文主義是在激烈社會鬥爭的情況中發展起來的，而這一鬥爭對它發生了無可置疑的影響；正當着最急進的人文主義思潮的代表者在自己的著作裏間接地表現了人民羣衆反對迫害、貧困化等等的抗議時，人文主義者的溫和部分隨着人民運動的發展却逐漸地脫離了反封建制度的鬥爭並放棄了自己那反封建的政治綱領。

「中世紀的世界觀主要是神學的……教會的教條是一切思維的最初因素和基礎。」（法學的社會主義」，載「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第一六卷，第一分冊，第二九五頁）作為封

建制度最重要支柱的天主教教會在思想和文化的一切領域中佔着統治地位，它是進步道路上的最大障礙。但是早在十二到十五世紀，隨着城市的發展和市民階層的形成，市民便在某種程度上不再接受禁慾的中世紀世界觀，這種世界觀是天主教教會所提示的把世界看成「煩惱與苦難的場所」的一種概念。在市民中間開始產生了世俗的、有生氣的世界觀底萌芽。在十五到十六世紀裏，禁慾主義的思想對於新的日趨上昇的資產階級來說成了完全不能接受的東西。隨着文化的發展，在資產階級那裏出現了各種新的求知的興趣，出現了對於自己的力量和自己按新方式解決一切主要生活問題的能力的信心，出現了想消滅教會對於人的活動和思想方式那種沉重的管制的渴望。人文主義者頌揚自然界的美麗，頌揚人類精神力量取之不盡的富藏。意大利人文主義的代表者科留喬·薩留塔提和利奧那多·布魯尼肯定說，人類生活的目的是在於獲得幸福，而幸福只有用把科學研究和公民活動結合起來的辦法才會實現。羅倫梭·瓦拉堅決反對禁慾主義，他認為必須在靈魂和肉體之間建立和諧，必須充分利用生活的一切表現。在德意志、法國和英國人文主義者的著作裏我們也看到同樣的說法。

人文主義的內部矛盾性表現在對人和人的活動的新看法上。人文主義者既是原始積累時期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所以他們發表了對於人的活動的一種新看法。在這時候與在中世紀一樣，在教會的影響之下，脫離世界被認為是正直生活的典範而勞動則被視為可詛咒的事情；文藝復興的代表者却肯定說，人應當積極地生活，應當極力積累財富。他們為各式各樣的企業活動作辯護並且痛斥僧侶們的僞善，因為那些僧侶宣傳要人們蔑視地上的財富，但同時自己

却吞食他人的勞動果實。人文主義者極力想把資本主義時期最大的特色——發財的渴望——說成是一種善行，於是便得出一種肯定的說法，認為財富是上帝愛護一個人的最鮮明的標誌（人文主義者帕覺·布拉喬里尼的說法）。在思想方面擺脫老舊的封建關係，表現在個人自覺的萌芽上，而它的體現者首先就是新興資產階級的代表——自由資產階級財產底所有者。在資本主義時代的初期，經濟發展底新法則發生了效力。個別商品生產者或商人的幸福常常有賴於市場上價格底激烈的自發的波動。在這些條件之下，他單獨出來對抗自己的競爭者；他的勝利就意味着這些人的破產。在爭取擴充資本的緊張鬥爭中，資產者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因為中世紀的等級、行會、同業工會的束縛已被掙斷了。要想取得勝利，就必須要靈巧，要有企業精神，要有毅力，要能堅持。人文主義者宣佈說，真正的高貴性不能遺傳給屬於特權等級的人們而只能用個人的功績和知識來取得。資產階級思想體系所固有的個人主義以各種不同的形式表現在人文主義上，從這一點上也可以看出人文主義固有的矛盾。一方面，人文主義在著作中談到人類本性的崇高品質，談到人類的無窮盡地進行改善的能力。另一方面，早在文藝復興時期，某些資產階級思想家便試圖在理論上論證資產階級個人主義最壞的方面，在這些方面，當資產階級貪婪地追求利潤時，已經達到了無止境的反社會的利己主義和不道德的地步。帕覺·布拉喬里尼在他的「對話錄」（一四三五年）裏就曾經寫道，只有當個別人的意志破壞了大多數人的法則時，偉大的業績才可能實現。「只有羣氓才受到你們的法律的束縛……強者拒絕弱者、懦夫、乞丐、懶漢所創造的法律……一切傑出的業績都是從

毀壞法權，從強力產生出來的」。在十六世紀，尼科羅·馬基雅維里（一四六九——一五二七年）創造一種理論，這種理論為「強者」、為「鐵與血」的人辯護，這種人為了取得並鞏固政權，不惜使用任何辦法，直到殺人。與馬基雅維里同時代的人圭查爾狄尼公開地推薦諂媚、僞善、造謠，認為這是行為的規範，因為照他看來，人類行為的秘密動機是對於金錢和權力的渴望，不是為社會謀求福利的意圖。他們所以把掌握政權的強者個人加以理想化，是由於資產階級很想有一個中央集權的國家，很想有一個能够保證它無窮無盡地發財的強力的國王政權。大多數的人文主義者稱頌「強者」和新貴族——金錢底貴族和理智與教育底貴族，是與對於人民羣衆的極端蔑視態度有關係的。這樣看來，人文主義者關於人類個人的價值的肯定說法從一開頭便帶有資產階級的局限性。

民族自覺的覺醒也是新的，就本質來說是資產階級的世界觀底突出特色。隨着民族的形成，出現了資產階級愛國主義的情感、（資產階級的）祖國的概念；這種概念在早期的中世紀，由於同一國家的封建主之間的內爭，是不存在的。出現了講述祖國歷史的著作，這些著作裏有對於「神話傳說」加以批判的最初因素（意大利的布魯尼，佛拉維奧·比翁多，馬基雅維里，圭查爾狄尼；德意志的雅考布·文菲靈和約翰·阿溫亭等等）。在文藝復興時期產生了用民族語言寫的著作，而拉丁語的文藝作品則在十六世紀徹底地消滅了。民族語言和民族文化的創造如不利用人民創作的全部寶庫和人民語言的富藏是不可能的。

人文主義者創作的特色之一是他們對於古典文化的注意。人文主義者為了傳播在中世紀

被忘却和被歪曲了的古代文化遺產曾經做了許多工作。他們所利用的不僅是希臘和羅馬作家著作中的文體、結構、修辭方法，而且還利用了它們的哲學的、文學的、歷史的內容。世俗的古典文化是浸透了世上幸福和人的美麗底理想的，它幫助人文主義者堅決地擺脫經院哲學、神學、教會封建文學的各種傳統。

在意大利最先產生了對於古典文物的興趣，而這興趣在那裏又特別大；古典的傳統在整個中世紀裏在某種程度上都是保存在意大利的。意大利的作家和學者，從薄迦丘（研究希臘語的第一個人文主義者）和彼特拉克開始，曾在歐洲的一切城市裏搜求古代的手抄本，把希臘和羅馬作家已被忘却的著作恢復起來，或是用語言學批判的辦法來確定真正的本文以代替在中世紀時期傳播的被歪曲的本文。例如，布魯尼藉助於自己的希臘語的譯文而證明，經院哲學的主要原理是建立在亞里士多德的被歪曲的本文上面的。文藝復興的活動家們發現了古典拉丁語的造句法、正字法和韻律學的規則並研究了古典文體的藝術。大量珍貴的古籍手抄本經希臘的學者們帶到意大利，他們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一四五三年）以後逃到這裏來的。從十五世紀的後半起，人們開始印行古典作家的著作（維吉爾的「布科里克斯」和「吉奧吉科斯」印行於一四七〇年，荷馬的著作「伊里亞特」印行於一四八八年，「奧德賽」印行於一五〇四年；拉丁文本的亞里士多德全集印行於一四六九年，該書的希臘文原本則印行於一四五五到九八年；柏拉圖「全集」拉丁文譯本印行於一四八三年，該書的希臘文原本則印行於一五一三年）。在歐洲的各大學裏設立了古代語講座。一五三〇年，吉約姆·比德，法國